

# 小城·大贵

■高曙光

难闻的气味，绿头苍蝇密密麻麻地排列在西瓜皮上，大贵的鼻子对这些似乎一点儿也不敏感，依然在那里寻找着可以换钱的东西。

这个人就是大贵，他应该属于小城，他是一个拾荒者。

我没有和他讲过话，因为他总是很忙，况且他并不朝人的脸上看，他只关心地上的垃圾堆里有没有值钱的东西。我也只是朝他的背影多看了几眼，直到那身迷彩服消失在街口。

久晴的小城终于迎来一场喜雨，天亮时雨停了，气温下降了许多，空气也清新起来。

天空还是有铅色的云，路边梧桐的叶子显出了更鲜亮的绿色，昨天的雨水洗去了蒙在叶片上的尘，两行绿色向前延伸，路面湿漉漉的，道旁有几汪积水，环卫工在清扫马路，太阳应该是躲在云层后面了。

小城还在梦中，路灯尚未熄灭，5点半了，我和环卫工人一样得早起，转过广场的第二个路口，一个20年前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很大的编织袋压在他的身上，他在拾荒，他必须比环卫工起得早。

这个人就是大贵，20年前他挑着餐厅里的残羹剩饭喂他哥哥家的猪。

20年过去了，大贵出现在街头，依然是那个样子，不显老，其实他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健康地穿行在小城的夜色中，路灯下他匆匆赶往一个又一个垃圾堆放点，在那里扒来扒去，寻找着可以换钱的东西，那些塑料瓶小山似的压在他的背上，大贵不抽烟，在路灯下匆匆隐去……

20年前的我在西华师范读书，那时候我们新生军训，同学们穿着绿色迷彩服，大贵也穿一身迷彩服，只是颜色褪去了很多，他戴一顶帽檐往下勾的军帽。他挑着

桶站在操场边看我们站军姿。他也立在操场旁边，他把扁担放在肩上，扁担两头吊着两只水桶居然不倾斜也不着地。军训时的阳光依然很强烈，汗珠子顺着我们的脸颊滑落到脖子里，再往下就浸湿了衣服，大贵不眨眼地站在操场东面，咧着嘴，露出满嘴的黄牙。

冬天下雪了，大贵穿一件棉袄，外面罩上那件迷彩服。当时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是听到有人称他“阿六”。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大贵挑着桶揣着手，我们学着他这样挑桶，可是挑不好，一走路两只桶就碰腿，大贵看了很高兴，他有了一项我们不如的本领。他的帽檐向下勾着，他那天往上扶了扶，脸上溢满了笑。下午，他就在校园路边的雪地上写字，我们走到跟前，那是“毛主席万岁”几个大字。

……

天亮了，大贵没有在街头出现，环卫工的三轮车停在路边，一把大扫帚横放在那里，三轮车把上挂着一件环卫工人的红马甲，垃圾已经被运走。大贵不属于这座小城的黎明，他总是在夜里出现在大堆的垃圾旁，捡起那些可以换钱的东西，现在他是不是在哪个草垛旁酣睡呢？20年前我们叫他“阿六”，他可是当年的阿六？早晨并不是太冷，有风吹着，箕子湖面上漾着水波，风从西南来，是一股暖风，湖边的芦苇丛已经泛绿，瘦小的芦花沾染了灰尘，在风中轻轻摆动。

东湖的水面上那只孤独的白鹭，不见了踪影，或许已经迁徙了，那份曾经在湖冰上孤行的傲然，已走入我的心，嵌入了我的梦……

大贵属于小城，在路灯下认真地收拾垃圾堆上的废品，装满了编织袋又匆匆地离去……



■顾乡 配图(速写)

终于放暑假了，在小城的街道上我又见到了大贵，看到他那背着编织袋拾荒的背影，我的心里总是不能平静，想为大贵写点什么。

在这座以女娲补天塑像作为市标的小城的一个丁字路口，夏天的阳光烘烤着沥青路面，60多岁的大贵穿着迷彩服，肩上勒着一根尼龙绳，绳子前面是一把两齿铁抓挠，背后是一个大编织袋，里面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塑料瓶。

大贵在日头底下的垃圾堆里寻找着值钱的东西，阳光笼罩着他的脊背，他的皮肤是黝黑的，他弯着腰捡拾着废品，他戴着脏兮兮的手套，手握弯钩，技术非常熟练，一大堆垃圾很快被他翻了一遍，塑料瓶易拉罐被他扔进背后的编织袋里。天气炎热，垃圾堆上的残羹剩饭散发着阵阵

散文

## 别了，隐于闹市的安逸

■卢建端

每当厚重的夜幕徐徐垂落的时分，我就趣味盎然地来到距我家约三百米坦荡宽阔的一条大街，在一家生意红火、宾客如鲫的超市旁边，有两条浅橙色的木椅，我就舒适且惬意地坐在椅上，享受着摩登城市黄昏时朦胧与清新的一幅动感油画。

前段时间，愕然碰上单位的一位寡言少语的同事，和他聊了几句，才知道他与我一样，住宅就在咫尺之间。果然，每天傍晚我和他在街上邂逅最多，这让我为之大皱眉头。

不想时过不久，我在街上性情散淡而随意地散步时，碰上了以往有过交往、也住在临近小区的一对夫妻，丈夫憨厚热情，招呼一声便静默如金；妻子舌长唇厚，极善言辞地说东道西，耗去了我不少时间，这让我大皱眉头。

一日，我在回家时，下了几个细腻光滑的台阶，还未走到树影婆娑、绿意葱茏的对街，与一个带着儿子的作家不期相遇，作家告诉我，他住在旁边一条马路上的商品房里，他说，住得这么近，早该去贵宅登门拜访。这回我大皱眉头心头。

尽管这条大街八个车道，只有四个车道走数量甚少的小车，其余四个车道是停车场，气氛显得轻松，市容显得洁净，人也就显得高雅了。但是，在同一生活小区熟人太多，不时见面时，外表多热情，内心多淡漠。从此，我就只身一人往中山公园去了，图的就是自在逍遥，逍遥在自己的桃源世界里……

## 荷花开了，我们来了

■徐桂荣

将一天的工作会压缩至大半天，匆匆与雪一起赶往淮阳。只为荷花开了，只为荷花在等我们。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亦同。人与花，或者花与人，一年能有缘一面，也是生命中难得的造化。所以，每年荷花开，我们必来，像是赶赴一场约会，兑现一个约定。

这天下午五点多，我们赶到东湖边上。刚刚雨过天晴，荷风阵阵，荷叶田田，荷香溢荡，闷热暑热尽消，说不出的舒心、舒爽，仿佛来到了另一个季节，另一个世界。我们不自觉地停下脚步，屏住呼吸，安静下来。

突然，雪说：这里很适宜谈一场恋爱，一场与荷花的恋爱。我想了想，回应她：“每年荷花开，我们来了，一年相见一次，欢聚一场，然后惦记着下一年，这不就是恋爱吗？”于是，想起各自写过的荷花诗、荷发文，相视而笑。

继续漫步前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像两个贪婪饥渴的孩子，大口大口地啜饮荷花的清香，尽览一湖美景。

一只小小的蜻蜓，扑扇着淡青色的透明的翅膀，从我们脚下的草叶飞到不远处的荷叶上，从荷叶上飞到临近的荷花花瓣上，然后又飞回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所畏惧，似乎我们是透明的，不存在的。似乎，我们本就是它的好友、亲人，长久地坐在这儿就是来看它如何炫耀自己初学会的飞翔技巧。

有一小姑娘来近旁洗手濯足，折一片荷叶在手，正要离去，席地而坐的雪飞快地起身，跑到她面前，用低低的声音恳求：“小姑娘，能把你的荷叶送给我吗？”哈，那小姑娘笑了，我也笑了。雪得到了荷叶，兴高采烈地顶在头上。趁她不注意，我给她拍照，拍了一张又一张，想用相机留下一个职场女人难得的率性与美丽。原来荷叶不仅仅是风景，还可以是一条路，藉由它，我们轻



易地就可以回返，回到童年、童真、童趣，找回久违的快乐。

再后来，青蛙来了，飞鸟来了，水鸭来了。垂钓的人有的在放竿，有的在收网。红红绿绿的游船一只一只划过来，又划过去，驶入更深的藕花深处。直到天光暗下来，雪说饿了，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晚饭后，雨丝仍时有时无地飘着。雪有采访任务，我只好一个人来到湖边。夜色朦胧，天光迷离，荷花的香气更加清冽、浓郁，但其姣美的花容花枝，已寻不见，想必是被乍起的水雾轻轻掩着，薄薄罩着，睡去了，睡着了，只留下偶尔的一两声蛙鼓，将这湖边凝起的暗寂无聊地打破。

第二天还是细雨，雪说：“老天爷怜咱爱荷之心，赏荷之意，洒下甘露助兴，一来驱除燥热，二来增加情趣。”

于是二人再去湖边。

此时，天光已大亮，点点雨滴打在阔大的荷叶上，发出错落有致的清脆的乐音。一叶叶荷事，绿意错落、叠铺，风吹过处，或喧哗，或耳语，安静的湖面并不安恬。所有的荷花也都醒来了，有的高高挺立，花枝招展；有的躲在荷叶下，半遮半掩，婀娜多姿，千姿百态。我们举着相机拍了又拍，照了又照，知道这一别又将是一年。

诗歌

## 逝去与永存

——叹孙方友老师

■郭凤

晴天骤响惊雷  
你以一个伏案创作的姿势  
告别人间  
消息传来  
苍天泣泪 草木含悲  
不相信 不相信 不相信  
太多的人重复着这三个字

几天前  
你还来陈州  
“群英会”上  
你侃侃而谈勉励文友  
音容仍在 笑貌仍存  
短短五天 阴阳两隔  
是上帝寂寞了么  
是蒲松龄孤独了么  
所以把你请了去  
是么 是么  
是吧 一定是吧

作家走了  
小说之王走了  
唯有作品留在世间  
向后来的人们  
讲述着他的生活

注释：

1.“群英会”指2013年7月19日至21日，在淮阳召开的名家看周口暨“周口作家群”崛起现象研讨会。

2. 评论界普遍认为，“古有《聊斋志异》，今有《陈州笔记》”，孙方友的新笔记体小说，是继蒲松龄之后，中国文学笔记体小说的又一座高峰。这就是在颍河边长大的孙方友留给世人的财富，这就是一个从颍河小镇走出去的文学家。

## 怀念青春

■赵佩佩

翻开人生的履历  
我们曾有一段难忘的岁月  
在那里  
没有驼铃  
但有年轻的军号声  
没有随性的心灵  
但有严肃谨慎的自我  
没有凤凰花瓣  
但有冰雪寒风  
衬托出我们年轻美丽的生命

仿佛还在昨天  
我们怀着绿色的梦想  
相遇在同一面旗帜下  
追随着自己的人生  
我们一起承受着身心的疲惫  
我们也一起分享着青春的美味  
滚烫的血液里  
有乐观有坚强也有信念  
从那时起  
我们有了一种没有血缘的亲情  
——战友情

我们从磨难和困境中走出  
走进了明亮的人生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没有遗憾没有后悔  
我们如今天各一方  
但情谊在逝去的青春里  
永远长存